

LIS 的社区实践及其理论遗产

——从社区图书馆到社群信息学的理论视角回顾*

周文博 于良芝

摘 要 本文回顾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国外图书馆信息学界开展或参与的三大社区实践运动——社区图书馆运动、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揭示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并分析这些理论思想如何推动了三大运动的产生和发展,阐释它们对我国农村社区信息服务项目的启迪。分析发现,国外 LIS 的三大社区实践主要受到社区主义、社会资本理论、信息平等思想和社会技术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对我国 LIS 相关社区实践具有启迪作用;战略层面的社区赋能导向,功能层面的社区中心定位,技术研发中的本地情境意识,服务供给中的弱势群体优先原则。参考文献 46。

关键词 LIS 社区图书馆运动 社区网络运动 社群信息学 理论遗产

分类号 G250

Community-based Practices in LIS and their Theoretical Legacies: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rom Community Librarianship to Community Informatics

ZHOU Wenbo & YU Liangzhi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LIS sector has initiated or taken part in three community-based movements, namely community librarianship, community networking movement and community informatic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hree fold: to review these movements based on related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since the 1960s, to examine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to analyze how these theories informe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movements. It then explicates their lessons for China's r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projects (such as the National 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Project and the Rural Library Project).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ternational LIS sector's community-based practices were informed most notably by fou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communitarianism, social capital theory, information equality and sociotechnical theor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arianism, these three community-based movements were all aspired by the critical role that communities play in social development. They emphasize community empowerment,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模式对信息分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基于实践理论和信息经验中介作用的考察”(编号:71974103)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The Mechanism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he Educational Pattern on Information Divide-Based on Exploration of Practical Theory and Information Intermediation”(No. 71974103)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周文博,Email:zhou_wenbo@126.com,ORCID:0000-0001-8432-4704(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ZHOU Wenbo,Email:zhou_wenbo@126.com,ORCID:0000-0001-8432-4704)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community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exca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al heritage, and position themselves as platforms for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community members, and hubs for community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ese movements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community member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spac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emphasi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non-discriminatory public facilities in enhancing the trust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society), which they believe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capitals of the commun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information equality, these three community movements emphasiz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s duty to protect all community residents' right for equal access to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echnology theory, community network movement and community informatics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ty context, emphasizing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sensitive to community needs and should aim to achieve real integr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ty.

Although very few LIS initiatives amount to community-based movements in China, the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ctor has always been active participant in government-l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community-based practices and theo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IS sector reviewed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important lessons for LIS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se include, among others, to target at community empowerment at the strategic level, to define rural libraries as community centers at the functional level, to be sensitive to local contexts in technological design and to prioritize vulnerable groups in service supply. 46 refs.

KEY WORDS

LIS. Community librarianship. Community networking movement. Community informatics. Theoretical legacy.

0 引言

基于社区 (Community) 的图书馆及信息服务一直是图书馆信息学 (LIS) 的重要实践与研究领域。不同于我国城市街道所辖的“社区”, 这里的社区概念更为广泛, 指地理意义上的区域 (如一个村庄, 甚至一座城市) 以及居住在这个区域里有共同联系的人和他們之间的社会互动^[1]。由于最早兴起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英国和美国都将公共图书馆视为社区资产, 而公共图书馆活动又构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因此 LIS 天然地对自身与社区的互动具有浓厚兴趣。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就曾围绕社区对图书馆的利用情况

开展过系列研究。不仅如此, 图书馆信息学发展史上还出现过较大规模的行业性社区运动,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20 世纪 70 年代英美图书馆职业倡导的“社区图书馆运动”、90 年代美国图书馆行业支持的“社区网络”项目以及本世纪 LIS 参与的跨学科领域——社群信息学。这些项目的共同本质是依托社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项目提高社区居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参与度, 实现社区的整体发展。围绕这些项目而开展的研究活动旨在探索图书馆信息学成长壮大及可持续发展的规律, 用以指导新的社区图书馆及信息服务项目建设, 使其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尽管上述三大社区运动在产生背景、组织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成效等方面存在诸多差

异,但它们共有的“社区振兴”目标使其看待社区、社区组织(包括社区图书馆)、信息、信息服务、信息技术的视角具有显著的家族相似性和连续性,并因此为 LIS 积累了丰富的职业遗产:它们推动面向社区的实践和研究成为 LIS 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借鉴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理论作为指导,为 LIS 参与社区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等因素,国内较少出现如社区图书馆运动和社区网络运动这样由基层发起的大规模社区实践项目,但我国政府为农村地区 and 城市社区提供信息服务的努力一直不曾间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联合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筹建了一批又一批旨在依托图书馆服务或信息通信技术(ICTs)推动社区发展的项目,比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和农家书屋工程等。虽然这些项目大都体现着中央政府的意志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但它们在社区的落地过程以及图书馆职业对这一过程的参与,同样将它们转化成了中国图书馆职业的社区项目。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项目既可以借鉴国外项目的理论,也可以利用中国经验对已有理论进行强化或补充。这要求我们充分理解国际图书馆界社区实践已经积累的理论遗产,在此基础上考虑它们对我国同类项目的借鉴价值,并通过中国实践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对 LIS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社区项目及其理论基础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

本文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英语世界发表的有关 LIS 社区项目的文献为依据,回顾其中影响最大的三大社区运动的缘起及发展,梳理影响这些实践发展的理论思想,以此展示这一独特 LIS 领域的“理论—实践”样态及其历史连续性,为我国社区项目的实践和研究提供借鉴。

1 LIS 基于社区的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项目

如前所述,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图书馆

信息职业参与最广、影响最大的社区项目莫过于社区图书馆运动、社区网络项目和社群信息学,它们也是吸引讨论和研究最多的项目。这些讨论和研究为考察 LIS 社区实践的理论指导思想提供了素材,也是本研究考察的焦点。

1.1 社区图书馆运动(Community Librarianship)

社区图书馆运动是 20 世纪 60 年代国外公共图书馆转变服务理念,面向基层社区(特别是弱势群体),主动提供信息服务的行业性活动。它由激进的社会改革者和图书馆员发起,旨在挑战当时公共图书馆机构化的服务方式和贴近中产阶层的服务传统,号召图书馆员走进社区,特别是弱势阶层聚居社区,担负起推动社会公平的责任。

社区图书馆运动的理念起源于美国 and 英国。根据 William 所做的系统翔实的历史回顾^{[2]69-78},社区图书馆运动在英美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美国社会问题频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美国图书馆界率先发起有关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大讨论,开始反思西方图书馆界长期持守的中立性原则。1978 年,一份名为《图书馆的选择》(*Libraries' Choice*)的报告指出,“在经济困难期,图书馆服务对于整个社区,特别是那些因为没有得到帮助被排除在图书馆服务以外的人来说,至关重要。”^{[2]69}这份激进的报告虽然不乏反对声音,特别是来自持守图书馆“中立性”原则的专业人员的反对,但借助美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政策(如 Great Society),主张图书馆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在美国甚至欧洲地区得到了传播和认可。70 年代后期,英国颁布了几项关于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关键性文件(如 *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一些文件的标题开始使用“community librarianship”的概念,并且开始设立专门针对社区图书馆服务的新职位和新课程。1982 年,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社区服务小组”(Community Services Group),其宗旨就是

“为那些传统图书馆服务无法触及的社区提供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对图书馆员灌输新理念,为他们提供新技术和培训……与其他机构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2]72},这成为社区图书馆运动的里程碑式事件。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社区服务小组带领英国公共图书馆进行了许多基于社区的信息服务实践,帮助图书馆切实参与到社区发展项目中,鼓励他们通过提供扩展式服务(延伸或取代传统服务的新服务模式,如介绍工作机会)致力于解决弱势群体(如失业人口、少数民族、老年人、青少年、文盲、残障人群或性别歧视者)面对的信息不平等问题。例如,英国伦敦弗鲁区图书馆配合相关政策,开展面向失业人口的系列技能培训、面向学前儿童的智力玩具培训和面向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讲解等服务;曼彻斯特图书馆及其合作伙伴主要针对社区中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和残障人群提供服务。总之,社区图书馆运动所强调的社区图书馆服务,并非以图书馆的大小或社区人口的规模区别于一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而是以其与社区的关系而自立。正如 Mehra 所说:“这场运动并不只强调将社区成员带入公共图书馆或者将信息借出来,它更试图通过图书馆将信息、知识和社区成员融合在一起,使社区和图书馆共同产出的成果大于他们各自产出的总和。”^[3]直到今天,这种关系依然是社区图书馆实践区别于传统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基本特征。

有学者认为社区图书馆运动重振了公共图书馆职业,使其在 70 年代后期的社会混乱和冲突中重塑目标感^{[4]61}。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并没有持续很久。在英国,到 80 年代后期,随着英国政府财政支持的削减和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出现,社区图书馆运动的激进热情逐渐消退并慢慢被边缘化。Black 认为社区图书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社区图书馆员在后现代性和后福特主义社会思潮(如商业效率优先的消费主义和当前需求优先的管理主义)的冲击下,渐渐意识到自己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统一^{[4]113}。虽然社区图书馆运动的高潮(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相对短暂,但它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它促使图书馆职业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其长期持守的专业中立性原则,使其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并积极参与社会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过程,让图书馆推动社会变革成为一种事实,而不仅是口号^[5]。

1.2 社区网络运动 (Community Networking Movement)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及互联网运营模式已经孕育了一大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很多提供商也同时提供信息服务。然而,由于当时的信息技术采纳者还仅限于少数精英人群,能够享受到这类服务的人口比例很低,如美国最早的全国信息技术采纳情况调查“Falling through the Net”显示,当时农村居民的计算机普及率仅为 4.5%,而在这些人中拥有调制解调器的人口仅占 23.6%^[6]。社区网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旨在利用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帮助社区成员解决问题和创造机会的信息通信系统。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系统不同,社区网络是免费的或者费用很低,其运行和管理主要依赖公共机构(如图书馆和大学)、非营利组织、地方政府和志愿者,其首要目标是为当地社区提供支持。Vinoche 将社区网络的任务概括为“建立包含本地区丰富信息的在线信息中心”“确保广泛的 (ICTs) 可访问性”和“使用网络去发展社区”三个方面^[7]。

社区网络运动虽然形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但最早的社区网络却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在美国伯克利市创办的第一个针对社区的 BBS——社区记忆 (Community Memory),社区成员可以在当地的两家商店和公共图书馆利用公共电话网络进入这个 BBS,并且花费很低的费用在上面浏览和发布信息。随着 BBS 类交流平台的扩散,1986 年,克利夫兰市开发了一个更先进的社区网络 FreeNet。这个升级版的 BBS 拥有连接多台电脑的中央计算机和电话线网络,社区成员可

以在 FreeNet 上了解包括文化、医疗、教育和政务等方面的信息,也可以在线进行公开讨论;此外,该网络还为用户提供了各种国内电子图书馆的进入权限^[8]。除了 FreeNet,在 90 年代初期,许多其他类型的社区网络也在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陆续涌现。9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社区网络开始连接互联网;依靠便捷的互联网,社区网络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更多更方便的讨论组和网站(比如 Community-Access 和 Can-Freenet)、各种会议、工作坊和关注社区网络的期刊(如 *Community Network Current Events*),同时还涌现出各种类型的组织(比如国家公共电信网络和社区学习网络等)。1996 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社区网络会议上,还诞生了国际社区网络协会(IACN)。

图书馆对社区网络的参与源于二者在信息服务系统上合作的可能。20 世纪 90 年代,公共图书馆也在开发类似的网络信息系统,比如英国格洛斯特郡图书馆领导的社区信息工作组一直在组织、发布和评估 Web 上的健康和环境信息资源^[8]。由于社区网络表现出的增强图书馆服务的巨大潜力,例如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不受图书馆建筑限制的图书馆访问服务,很多图书馆界人士因而认为,社区网络运动为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帮助它们主动适应新的信息环境。这些人主张公共图书馆应该在社区网络中处于领导地位,并借此把自己发展为社区成员的远程办公场所。总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很多公共图书馆与社区网络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或者帮助社区网络加强当地信息资源建设,或直接参与到社区网络的管理和决策中,并作为其公共访问点,或者负责用户培训等,在一些案例中图书馆甚至接手了社区网络的运作^[9]。

1.3 社群信息学(Community Informatics)

社群信息学根植于 20 世纪 90 年代社区网络运动的实践和研究。简单来说,它是一门研究如何使用 ICTs 来促进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跨学科领域,研究者主要来自 LIS、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多个学科,他们普遍关注 ICTs 的设计与应用、社群信息政策和社群 IT 发展战略的制定、社群 ICT 项目的实践^[9]和社群集体智慧的形成与共享规律^[10]。同时,社群信息学也继承了社区网络运动的核心精神,特别关注社区成员平等获取 ICTs 的权利以及数字鸿沟的弥合。比如 Gurstein 等学者将社群信息学视为为社区提供 ICTs 以缩小数字鸿沟的实践领域和利用 ICTs 实现公民权利的第四空间^[11]。Williams 使用 C—T—C' 来描述社群信息学的定义,其中 C 代表现存的社区,T 表示整个社区所采用的 ICTs,C' 表示采用 ICTs 之后显著改变了的社区,Williams 进一步说明社群信息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整个社区,它所关注的是整个社区的转化(Transformation)过程^[12]。而 O'Neil 则将这种转化细化为五个具体方面,他认为社群信息学可以在加强民主、社会资本、个体赋权、社区意识和社区经济增长这五个方面对社区发展作出贡献^[13]。

自社群信息学的概念提出以来,其实践和研究领域发展迅速,影响力逐渐扩大。2003 年第一届国际社群信息学年会在意大利召开;2004 年社群信息学杂志 *Journal of Community Informatics* 创刊;同时,越来越多依托社区图书馆或者社区信息中心的社群信息学实践项目得以实施(比如芝加哥公共图书馆为读者使用馆内的电脑和数字化资源进行培训的 Cyber Navigator 项目^[10])。社群信息学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各种独立的社群信息学研究机构和组织,如社群信息学研究网络(CIRN)和社群信息学研究发展及培训中心(CCIRDIT)等;另一类是依托 LIS 院校(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等)的研究中心或团队^[14]。这些从事社群信息学研究的 LIS 院校一方面通过开设社群信息学课程传播社群信息学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产出大量社群信息学的研究成果推动学科领域发展。这些研究活动

已经开始对 LIS 的知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2 LIS 社区实践的理论基础

国外 LIS 界经久不衰的社区实践,既表明社区参与构成了 LIS 的重要传统,也表明这些实践很可能受到某些共同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理论、思想和观念的驱动。相关文献整理与回顾显示,国外 LIS 界在不同时期进行的社区实践确实贯穿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其中最显著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社区主义、社会资本理论、信息平等思想和社会技术理论。

2.1 社区主义

由于对社区的特别关注,LIS 在发起社区图书馆运动和参与社区网络运动及社群信息学活动时,不可能不形成对社区、社区组织、社区行动、社区与国家关系、社区与个人关系、社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种种认知,并将自己的行动建立在这些认知之上。这些认知构成了 LIS 社区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

与同期的其他社区发展项目(如住房、医疗卫生)一样,LIS 的社区实践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学与政治学中社区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社区主义思想的影响。社区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将社区看成社会发展的正面力量,相信社区的亲族邻里关系、传统、价值观等社区要素可以给社区成员带来归属感、凝聚力、帮助扶持,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稳定、和谐、秩序,避免混乱暴力等社会问题的发生^[15]。正因为如此,社区主义在看待社区与个人关系、社区与国家关系时,强调重视社区的优先性,质疑极端个人主义及其自由观念,质疑国家集权。社会学中的社区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古典社会学家 Toennies 和 Durkheim。Toennies 在其《社区和社会》中区分了“社区”和“社会”两个概念,认为社区是建立在亲族邻里关系之上的人群组合,通过血缘、聚居场所、感情、共享的意义、共同道德等得以维系,社会交往密切而持久;社会

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观念组织起来的人群组合,并认为工业化促成了社区的衰落和社会的兴起^[16]。继 Toennies 之后,很多社会学家都认同社区衰落说,并认为传统社区的衰落是很多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以美国社会学家 Etzioni 为首的一大批学者,出于对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深深担忧,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贬低社区作用的倾向,明确提出了“社区主义”的概念,逐步形成了旗帜更加鲜明的“社区主义”学派,这被称为“新社区主义”。新社区主义强调个人行动应该既满足个体尊严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它 also 认为个体应该联合起来抵御风险,增加成功的概率^[17]。在新社区主义者眼里,社区不仅仅是居住的区域,更是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具有对抗贫穷、弥补政府应对社会问题能力的不足、调节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的失衡、对抗特殊利益集团及实现真正民主等多种功能^[15],因此社区应成为保障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

从整体上看,LIS 的传统与社区主义并非完全合拍。LIS 的主要平台之一——公共图书馆——虽然植根社区,却以教育教化功能赢得最初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它致力于用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普遍知识改造具体社区,特别是诸如工人社区、移民社区等弱势社区。二战之后,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下,LIS 又以对客观中立及个人自由的强调重构其合法性,这意味着它通过强调个人自由而淡化社区共享的意义和道德标准。尽管如此,在社区图书馆运动、社区网络运动及社群信息学等社区实践中,还是可以看到 LIS 参与者对很多社区主义理念的认同,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基于这些理念对上述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反思。社区图书馆运动的倡导者首先反思公共图书馆作为国家福利设施的官僚姿态(即坐等用户上门的服务模式),倡导走进社区,根据社区的需要提供服务;其次,他们反思以往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中立性原则,开始明确地将服务重点转向更需要扶持的贫穷或边缘社区。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服务可以作用

于这些社区的振兴,从而作用于社会的发展^[18]。正如英国学者 Black 在评价社区图书馆运动时指出:“那些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试图挑战公共图书馆保守主义和官僚作风的图书馆员,是出于强烈的伦理和社会理性。他们否认只关注馆内工作的服务传统和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能够建立真正的社区,认为只有将公共图书馆服务转向基层社区实践才能在社会中实现财富和机会的重新分配”^{[4]14}。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社区图书馆运动的高潮虽然已经落幕,但坚持社区图书馆运动主张的图书馆员依然在借鉴社区主义的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次社区图书馆笔谈,专门邀请了 Etzioni 作为嘉宾,说明了社区图书馆运动的继承者对社区主义的主动借鉴^[19]。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区网络运动及随后的社群信息学与新社区主义同时兴起,明显受到社区主义的更大影响,其社区主义视角也更加鲜明。与社区图书馆运动相比,社区网络运动更强调社区赋权、社区振兴、社区身份意识、社区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它将自身定位为社区成员互动与交流的平台、社区信息的获取平台、社区组织的支撑系统等;不仅如此,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也更强调自身与政府自上而下实施的社区网络的区别,这些都与社区主义的主张高度吻合。例如,社区网络运动的倡议者之一、美国学者 Schuler 在比较政府项目和社区项目的区别时就指出,政府主导的社区网络反映了政府的需求和愿望,因为它使得社区必须依赖政府来倾听和响应他们的需求,而社区网络运动则是源自社区,因而能更好地确保它创造的内容反映社区^[20]。

2.2 社会资本理论

无论是发起社区图书馆运动,参与社区网络运动还是积极推广社群信息学,LIS 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职业活动来推动社区发展。作为衡量社区发展的重要指标,社会资本一直是 LIS 社区实践关注的重要方面,比如社会网络运动和社

群信息学都将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作为运动目标之一,因此社会资本理论也同样构成了 LIS 进行社区活动的理论基础。

广义的社会资本可泛指社会联系及人们从中获取的资源。迄今为止,很多学者都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社会资本。LIS 的社区实践更倾向于借鉴美国社会学家 Putnam 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因为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社会资本概念,Putnam 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和定义更立足于社区^[21]。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社区)内部通过促进成员之间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特征,比如信任、责任、规范和关系网络等”^[22],其中信任是人们进行信息共享和交换的重要前提。为了描述不同类型的关系和社会网络,Putnam 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合型资本(Bonding capital)和桥接型资本(Bridge capital)^[23]。结合型资本是指同质性程度比较高的社会资本,它通常被嵌入在亲密的关系网络中,比如宗亲社区和较为封闭的传统村落,这种资本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能够强化社区内部现有的网络关系;而桥接型资本则指导异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资本,通常嵌入在陌生人或零星联系的关系网络中,比如行业协会或者商业会议,比起结合型资本,桥接型资本有利于不同观点和信息的交换,对于扩张个体或社区的社会资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24]。关于社会资本的增长途径,当前主要存在社会和制度两种视角。社会视角认为参与志愿者组织或非正式交流(如午餐和散步)可以增加社区成员间的了解和信任,进而增加社会资本;制度视角认为公平和非歧视的公共机构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进而增强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也有助于培养社区成员之间的平等意识^[25]。

LIS 认同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的价值,认为一个健康的社区的标准,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也表现为社会资本的丰富^[26]。从社区图书馆运动到社群信息学,LIS 始终相信其社区实践可以以多种方式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首先,无论是社区图书馆运动、社区网络运动还是

社群信息学, LIS 的社区实践都致力于主动为全体社区成员提供丰富的生活信息, 这些涉及政治、教育、环境、健康、住房和养老等方面的信息不但能够帮助社区成员解决各种生活问题, 还能培养他们的专项技能。同时, 社区图书馆运动还积极开展专门的用户培训, 以提高社区成员的信息素养, 促进社区成员间的信息交换。在社会资本理论中, 信息交换一直被视作创造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 Ferlander 甚至认为社会资本就产生于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换^[27]。因此, LIS 的社区实践首先通过促进社区信息传播交换而增加其社会资本。其次, LIS 社区实践可以辅助社区内部及不同社区之间建立社会联系。LIS 学者认为社区图书馆有助于把不同的人聚集在一个安全的空间内, 让他们有机会互相观察、交往和了解, 并能够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 从而有助于将他们凝聚在一起^[21]。LIS 对社会资本的这一作用方式在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的实践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都强调使用 ICTs 支持社区成员之间或社区内外的机构(比如学校、医院和图书馆)之间搭建彼此联系的社交网络^[28]。他们都相信 ICTs 或者基于 ICTs 的各种项目和设施可以为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提供更便利高效的通道, 进而巩固社区的结合型资本; 还可以促进社区成员与陌生人或其他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增强他们之间的桥接型资本。正如社区网络运动联盟网站上的宣传语所说: “没有所谓的贫穷社区。即使是没有很多财富的社区也有大量的人力资源。然而, 人力资源往往得不到赏识或利用, 部分原因是人们彼此不了解, 也不知道他们的社区能提供什么。”^[29] 此外, LIS 的社区实践倡导为所有社区成员提供均等的公共信息服务, 保障他们参与民主的权力。正是因为 LIS 社区项目在保障民主参与机会、培育社区事务参与能力、支持社区事务讨论活动等方面的作用, 它们才被 LIS 学者描述为“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生产者”^[25, 30]。

2.3 信息平等思想

信息的平等获取一直是 LIS 坚持的职业准则和传统, 也体现着现代社会和启蒙运动尊重个人尊严、自由和平等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清晰地体现在“让每个灵魂拥有免费的教育和免费的图书馆服务”和“让最穷和最富的学生拥有同样的条件去尽情满足求知的欲望和合理的追求”^[31]的职业目标中。

信息平等思想是 LIS 进行社区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 也是 LIS 发起社区图书馆运动的主要动机。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欧洲各国先后建成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的两个基本原则——“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开始被应用到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32]。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 公共图书馆逐渐放弃了重点为穷人(体力劳动者和手工业者)提供服务的职业传统, 开始转向“中立”的立场, 宣称自己“面向所有人开放”^[32]。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带来的客观结果是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越来越流向那些有阅读要求的中产阶级, 越来越偏离工人阶级的潜在阅读需求, 一部分图书馆员甚至认为主动激发工人的阅读兴趣“超出了他们的工作范围”^{[4]52}, 也违背了中立的原则。这种对信息平等职业传统的淡化和消极的服务理念使公共图书馆丧失了大量的工人阶级读者(比如据 Luckham 对 19 世纪 80 年代城市图书馆使用情况的评估显示, 图书馆利用人群中工人阶级约占 63%^[33], 而在 1971 年的调查则显示这一比例只有 8%^{[4]51}), 也使其面临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比起它“普遍”“平等”的自我宣传, 公共图书馆被更多人认为具有精英主义和排外倾向。Bundy 将公共图书馆对所有来访者“一视同仁”的态度定义为一种“不人道的自由主义”^[34]。Black 更批评盛行在图书馆和图书馆职业里的平等主义实现的仅仅是“获取平等”而非“结果平等”^[33]。这些危机和批评敦促着图书馆职业重新认识信息平等获取原则。Pateman 认为如果公共图书馆不能满足工人阶级和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 它将变得无关紧要, 因此如果想走出

困境只有变革^[5]。社区图书馆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发起。1975年,Martin发表的《弱势群体图书馆服务》(*Library Services to Disadvantaged*)一文成为了图书馆变革的开端,他在文中呼吁图书馆放弃消极中立的传统价值观,积极使用专业知识对抗社会歧视和不平等^[35]。1982年,英国图书馆学会设立专门针对弱势群体服务的“社区服务小组”,该小组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合适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方式去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这一理念后来成为社区图书馆运动的主要宗旨。

在随后兴起的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中,信息平等获取原则成为更显明的指导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后,ICTs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极大提升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机会和能力,但也带来了新的信息不平等问题,受到经济条件、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制约的群体日益沦为“信息时代的穷人”(Information Poor)。相比于其他网络运动和信息服务系统,社区网络运动的显著特征是倡导公平获取信息,强调保障所有公民接触网络的权利,也强调赋予他们使用技术的能力,反对某些地区因通信服务无法覆盖而产生的数字鸿沟^[36],同时它也深信平民阶层在社区建设中的中坚作用。因此,社区网络运动不只是传统的社区信息提供系统,更被视为公民参与政治和社区变革的重要工具^[8]。社群信息学继承了社区网络运动保障信息平等获取的运动精神,它强调公共机构(社区组织、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等)和政府 在弥合数字鸿沟中的重要作用,相信 ICTs 可以振兴被流动空间边缘化的社区^[37]。美国比较典型的几个社群信息学实践项目都将弥合数字鸿沟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目标,比如作为美国政府资助额度最大的项目之一“技术机遇项目”(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Program,TOP)就将近40%的项目用于服务农村地区和偏远贫困地区^[9]。这些理念也正是 LIS 积极参与社区网络建设和传播社群信息学的思想基础。Chris Batt 曾指出公共图书馆最适合作为免费网络服务的代理机构,因为二者

在目标与信念(保障信息平等获取和发展社区)上的高度一致能使公共图书馆成为 ICTs 设备和平等接入 ICTs 愿景的忠诚守护者^{[4]135}。Mehra 认为这种合作也有助于延伸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 ICTs 将信息服务延伸至社区成员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区图书馆真正成为免费的社区信息中心,这对于那些缺乏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区尤为重要^[38]。

2.4 社会技术理论

社会技术理论(Sociotechnical Theory)认为一个生产系统(Production System)不应只被单独视为技术系统(如工厂和机器)或社会系统(如社会关系和工作组织),而应该被视为这二者相互作用的总和^[39]。该理论认为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开放和相互融合,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会对另外一方产生影响^[40],因此 ICTs 的设计需要保证这两个系统的相互协调。换句话说,社会技术理论强调在设计、开发和维护 ICTs 时要充分考虑 ICTs 被应用的社会环境因素及其与 ICTs 的互动关系。

社会技术理论对 LIS 社区实践的指导作用较明显地体现在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中。社区网络运动的发起宗旨即为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如信息技术发展导致的信息获取不平等),因此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公共电子网络(PEN)建立于美国加州圣莫尼卡(以民众参与政治热情高涨著称的城市),该网络最初的设计是传播公共信息,后却被民众完全用于公共事务讨论和电子邮件,加之广泛分布的公共终端(如公共图书馆)和鼓励各阶层居民参与政治的运行理念,PEN 项目最终成为圣莫尼卡居民反对性别歧视、维护流浪者权益和交换信息的主要阵地^[41]。Arensbery 较早揭示和阐述了社区网络与社区环境的关系,他认为社区网络运动的目标是值得赞赏的(如保障社区民主和信息平等获取),但如果忽略了社区间的差异,社区网络运动的目的

标就会受到严重损害^[4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社区内的广泛经验、社区关系的紧张程度以及地方权利不平衡等社区情境因素,社区网络运动的目标就很难得到保证^[43]。在随后兴起的社群信息学中,其发起者和推动者更明确地阐释了技术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 Gurstein 认为, 社区信息学有别于一般信息学在社区中的运用, 前者将“社区”作为核心概念和对象, 它通常将社区视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具有地方性和历史性特征的地理区域或利益社群^[44]。Feenberg 认为社群信息学强调在新兴的社会技术关系中通过 ICTs 的有效使用来实现社会变化^[44]。可见无论是社区网络运动还是社群信息学, 都强调技术的选用要符合社区文化与历史, 要能真正服务社区, 发展社区, 与社区有机融合, 并且能够随着社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在社区技术设计层面, 为了保证 ICTs 能在社区实践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部分持有社会技术视角的研究者倡导摒弃以信息系统为中心的传统系统设计方法, 转而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 其中最典型的系统设计方法是人机交互(HCI)。比如 Howley 就曾批评以信息系统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过分强调技术精英在系统设计中的决定作用, 而他们通常关注系统的“效率和优雅”, 却经常忽略那些没有经验的新手用户的体验^[42]。HCI 强调信息系统设计应考虑系统使用者的具体身份和所处的社会情景, 鼓励用户积极参与到系统的研发和设计中, 它将用户视作技术的塑造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使用者。Howley 认为社区网络的发展和维持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 因为它涉及当地政府、商业组织、社区居民、非营利组织、ICTs 的硬件供应商和各种软件的开发者等多种利益相关者, 而 HCI 的设计方法可以积极调动各方的参与热情, 也能充分考虑各方利益, 去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进而协调和缓解这种冲突^[42]。此外, Beamish 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社区网络通过互联网为社区成员提供即时的全球信息和服务,

本地信息资源有被忽略的风险, 而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关注情境在 ICTs 设计中的重要价值, 强调 ICTs 的设计和运行要最大程度符合当地社区的具体社会结构, 从而避免本地信息资源的边缘化^[45]。总之, 社会技术理论可以赋予 LIS 研究者更广泛的视角去考察影响 ICTs 使用的情境因素和不同群体之间能力、需求和体验的差异, 进而提高社区 ICTs 的包容性和易用性。

3 国外 LIS 社区实践及其理论基础对我国农村信息服务项目的启示

由于历史和制度原因, 国内 LIS 界较少出现较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社区运动。但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政府以其强大的领导力和执行力自上而下推动了多个与国外 LIS 社区实践旨趣相近的农村社区信息服务项目(如农家书屋工程等)。虽然二者的发展模式不同, 但他们却在服务形式(通过图书馆和 ICTs)、服务目标(发展社区)和服务理念(关注弱势群体)等方面显示出诸多相似之处, 因此本文认为国外 LIS 的社区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思想能够为我国农村信息服务发展提供多个角度的启示。

启示一: 社区赋能的战略导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的农村信息服务项目多是依赖中央政府权威自上而下推行的, 因此相比于西方的社区信息实践, 我国农村地区的信息服务缺少社区主义的传统和理念, 这也使其表现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实践特征。首先, 我国的农村信息实践项目执行力强, 在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和管理等方面都拥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但对于不同地区的情境因素(文化和历史等)和人口因素(年纪和文化素养等)的多样性缺乏考量, 因此在针对不同地区的信息服务策略制定上缺乏弹性; 其次, 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话语体系中, 农村地区属于整个服务体系的末梢神经和“最后一公里”, 这一方面暗指农村信息服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但另一方面也将其视为需要扶持或挽救的对象, 从某种程

度说,这种思想使我国农村信息服务项目的实施者倾向于将农村居民视为信息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很少关注其主体能动性及其赋能。

社区主义视角强调社区赋能和社区在社会改革中的正向力量,认为个体应该在自身权利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勇敢承担社会责任。这种视角可以帮助政府和 LIS 重新审视农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也有助于他们调整信息服务的目标,将目标由传统的信息提供转变为信息赋能,以强调农村居民在赋能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启示二:社区中心的功能定位。

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下,国外 LIS 的社区实践将社区图书馆视为社区的文化信息中心,它一方面提供信息资源和相关技能的培训来提高社区成员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素养,另一方面也通过提供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来加强社区成员间的联系,增强他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进而提高整个社区的社会资本。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体系起步较晚,而农村图书馆又因未被规划到公共图书馆体系中,因此发展尤为缓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联合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农村地区筹建了一批又一批类似于农村图书馆功能的信息服务项目,这些项目与欧美国家 LIS 的三大社区实践一样旨在保障基层居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和实现社区发展。但根据 2016 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农村图书馆卷》可知,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图书馆(农家书屋)服务仍以文献借阅和数字资源提供为主(虽然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也涉及参考咨询和阅读推广服务)^[46],这种单一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很难最大程度发挥农村图书馆的社会功效,而国外 LIS 社区实践的社会资本视角可以为我国农村图书馆功能转变和服务模式的扩展提供新思路,辅助我国的农村图书馆从单一功能的图书借阅场所转变为多功能的社区信息服务和交流中心。

启示三:情境化信息系统的研发思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为充分发挥 ICTs 在推动我国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

以农村信息化的名义自上而下推行了多个涉及 ICTs 的农村信息服务项目,概括来说,这些 ICTs 项目可以根据其目标被分为两类:其一是发展和完善农村信息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村村通电话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三电合一”农业信息服务试点项目等;其二是为满足农村居民特定信息需求而开展的有针对性的信息提供项目,如旨在为农村居民提供农业信息和知识的“星火计划农村信息化青年科技行动”、旨在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养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旨在加强基层党员思想教育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我国政府依靠其强大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以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保障这些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和运行,但另一方面,这种统一的模式也忽视了各个地区居民之间的信息需求差异和 ICTs 在不同环境中的适用性问题,因此很容易导致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和农村居民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

社会技术视角强调技术与情境的互动,这一视角对于我国农村信息服务技术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启发各地政府应立足本地资源组织开发适合本地区居民需求的信息系统,强调信息系统对于本地居民服务的精准性,考虑引进系统在本地的适用性;其次,启发信息系统设计人员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充分考虑信息系统应用地区的文化、历史和环境特征及使用人群的人口特征,强调信息系统与社区的融合,同时关注系统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启示四:弱势群体优先的服务理念和原则。

保障弱势群体获取信息的权利一直是国外 LIS 社区实践遵循和坚持的理念和原则,更是 LIS 社区实践的出发点。我国政府领导和 LIS 参与的农村信息实践项目也大多在这一理念下进行。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信息服务的发展程度和服务水平普遍较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服务还不够细致和深入,这些国家工程的主要目标仍是为了满足农村地区大多数人口的文化和信息需求,而对于居住在农

村的特殊群体,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妇女、半文盲和文盲群体及残障人群等却鲜有关注。以农家书屋工程为例,在工程相关实施意见和管理条例中均未出现针对以上人群提供特殊服务的政策和办法。同时,由于行政体制和制度设计等原因,当前我国 LIS 职业在这些农村信息服务项目上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这也是导致这些项目较少体现 LIS 职业精神的原因之一。

信息平等视角可以为我国的农村信息服务带来若干启发。首先,针对不同类型的特殊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特殊服务,比如针对老年人的大字体图书报刊、面向留守妇女的技能培训及面向残障人群的软硬件设施建设等;其次,针对不同弱势群体设计易用性强、使用门槛低的本地信息系统,确保不会出现因信息系统难以操作而产生的 ICTs 使用障碍;同时,积极倡导公共图书馆与农村信息服务项目的融合,保证公共图书馆在农村信息服务实践中承担起管理和业务指导角色,推动平等服务理念在农村信息服务活动中的传播和扎根。

4 结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指导国外 LIS

进行社区实践的理论基础,并分析了这些理论思想如何推动社区图书馆运动、社区网络运动和社群信息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时阐释了国外 LIS 的社区实践经验和理论遗产对我国农村信息服务发展的启示。分析显示,国外 LIS 的社区实践主要在社区主义视角、社会资本视角、信息平等思想和社会技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基于这些理论思想,国外 LIS 界一方面通过其社区实践积极输出信息平等获取的职业精神,保障社区全体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重视社区和草根阶层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社区图书馆和 ICTs 在推动社区发展功效上的最大化,比如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和社区凝聚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通过社会技术理论视角的系统设计思路提升 ICTs 的有效性。这些理论思想对我国农村信息服务无论在制度设计(如强调农村地区自主性)、组织方式(如推动农村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整合,推动地方特色与国家工程的融合)和服务理念(如关注弱势群体和主动服务)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笔者也相信我国农村信息服务实践的独特性(如覆盖范围广和地区差异大等)同样蕴含着对世界 LIS 社区实践提供理论贡献的巨大潜力。

参考文献

- [1] Majekodunmi A. Examining the role of rural community libraries: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adult learning[D]. Raleigh, NC: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2012.
- [2] William J M. Community librarianship: changing the face of public libraries[M].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Ltd, 1989.
- [3] Mehra B, Srinivasan R. The library-community convergence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action: libraries as catalysts of social change[J]. Libri, 2007, 57(3): 123-139.
- [4] Black A, Muddiman D.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librarianship: the public library in post-modern Britai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5] Pateman J. Book review: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librarianship: the public library in post-modern Britain[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 30(3): 202-203.
- [6] Brown R H, Barram D J, Irving L.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the "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 [R/OL]. [2020-01-05].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399126.pdf>.
- [7] Virnoche M E. Communications equit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study of a community network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groups that it served[D]. Colorado: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86.

- [8] Yu L Z. Community networking; development, potential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libraries[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99(2): 71-73.
- [9] 李刚, 孙建军, 傅丽萍. 促进社会包容——美国社群信息学研究评述[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3): 40-50. (Li Gang, Sun Jianjun, Fu Liping. Embracing social inclusion; 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informatics in Americ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2(3): 40-50.)
- [10] 闫慧. 社群信息学: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兴领域[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4): 53-55, 99. (Yan Hui. Community informatics; an emerging field[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0(4): 53-55, 99.)
- [11] Gurstein M. What is community informatics (and why does it matter?) [M]. Milan: Polimetria, 2007: 36.
- [12] Williams K, 韩圣龙, 闫慧, 等. 社群信息学: 理论与研究[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10-11. (Williams K, Han Shenglong, Yan Hui, et al. Community informatics in China and the US: theory and research[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2: 10-11.)
- [13] O'Neil D. Assessing community informatics; a review of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for evaluating community networks and 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s[J]. Internet Research, 2002(1): 76-102.
- [14] 王平. 国外社群信息学教育与研究实践现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9): 136-142. (Wang Ping. A review of oversea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ractice of community informatic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5(9): 136-142.)
- [15] 陶元浩. 第三条道路: 社区主义理论与实践[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8(3): 77-82. (Tao Yuanhao. The third roads; a theory and practice on communitarianism[J]. Journal of Shaanxi Academy of Governance, 2018(3): 77-82.)
- [16] 费迪南·滕尼斯. 社区与社会[J]. 顾海萍, 译. 都市文化研究, 2007(2): 169-175. (Tonies F.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J]. Gu Haiping, trans. Urban Cultural Studies, 2007(2): 169-175.)
- [17] Irwin B. The value of a communitarian approach to public library board governance; rejecting current neoliberal practice[J].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2012, 36(1-2): 1-15.
- [18] Crow G, Allan G. Community life; an introduction to local social relations[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157-161.
- [19] Suarez R, Keyser J, Etzioni A, et al. Five views of the library's role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J]. American Libraries, 2000, 31(6): 64-66.
- [20] Prell C L. The design and diffusion of a community network techn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cial capital[D]. New York: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2003.
- [21] Johnson C A. Social capital an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definitional chaos or coherent research enterprise? [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5, 20(4): 35-49.
- [22] Kavanaugh A L, Patterson S J.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computer networks on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5(3): 496-509.
- [23] Leonard R, Onyx J. Networking through loose and strong ties; an Australian qualitative study[J]. Voluntas, 2003, 14(2): 189-203.
- [24]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25] Vårheim A. Public libraries,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social capital[J/OL].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7, 22(1) [2020-01-05]. <https://munin.uit.no/bitstream/handle/10037/12470/article.pdf?sequence=2&isAllowed=y>.
- [26] Holma B, Pakalna 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J].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2015, 1: 271-276.
- [27] Ferlander S. The Internet,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community[D]. Stirling, England: University of Stirling, 2003.
- [28] Arden C. Learning in community informatics; understanding, facilitating and accounting for learning in the Granite-net project [C] // Prato CIRN Conference Empowering Communities: Learning from Community Informatics

- Practice. 2009.
- [29] Resnick P, King M. Community networking movement[EB/OL]. [2020-01-05]. <http://www.scn.org/ip/community/home.html>.
- [30] Masten-Cain K. Toward a grounded theory of community networking[D]. Denton, Texa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2014.
- [31]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223. (Yu Liangzhi.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6: 223.)
- [32] 王素芳. 国外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的发展研究(一)[J]. 图书馆, 2010(1): 6-10, 29. (Wang Su-fang. Research of development of service for vulnerable groups in foreign public library(1)[J]. Library, 2010(1): 6-10, 29.)
- [33] Muddiman D. Open to all? The public library and social exclusion volume one: overview and conclusions[R/OL]. [2010-01-05].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jsessionid=3DA918B7D3D6F428B79BCFE1B6C6655?doi=10.1.1.117.9325&rep=rep1&type=pdf>.
- [34] Bundy M L. Urban information and public libraries: a design for service[J]. Library Journal, 1997(2): 161-169.
- [35] Martin W. Library services to the disadvantaged[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77, 47(1): 99-104.
- [36] Micholia P, Karaliopoulos M, Koutsopoulos I, et al. Community networks and sustainability: a survey of perceptions, practic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J].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 Tutorials, 2018(4): 3581-3583.
- [37] 于良芝. Community Informatics 的“西学东渐”——期待与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 39(3): 63-67. (Yu Liangzhi. Community informatics in the process of orientalization: expectations and reflection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3, 39(3): 63-67.)
- [38] Mehra B.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towards a social equity agenda[J].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5, 36(1): 28-40.
- [39] Kelly J E. A reappraisal of 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eory[J]. Human Relations, 1978, 31(12): 1069-1099.
- [40] Davis R H. Sociotechnical theory: managing boundaries to enhance student learning[J]. Human Relations, 1982, 35(4): 261-281.
- [41] Rogers E M, Collins-Jarvis L, Schmitz J. The PEN project in Santa Monica: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equality, and political ac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4, 45(6): 401-410.
- [42] Howley K. Equity, 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networks: the case for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998, 16(4): 402-410.
- [43] Clark L. Inner-city access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996, 14(1): 55-56.
- [44] Stillman L, Denison T.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community informatics[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4, 30(3): 200-211.
- [45] Beamish A. Communities on-line: community-based computer networks[EB/OL]. [2020-01-05]. <http://dspace.mit.edu/handle/1721.1/11860>.
- [46] 韩永进.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农村图书馆卷[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151-161. (Han Yongjin. Blue book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China: rural libraries[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6: 151-161.)

周文博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档案系讲师。江苏扬州 225000。

于良芝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收稿日期: 2020-01-11; 修回日期: 2020-07-10)